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八 九上下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一百七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八

孝友

李知本　張志寛　劉君良宋興貴　張公藝附

王君操周智壽　智爽　許坦　王少玄附　趙弘智　陳集原

元讓　裴敬彝　裴守眞子子餘　李日知

崔沔　陸南金　弟趙璧　張琇　兄瑝
梁文貞　李處恭　張義貞　呂元簡附　崔衍　丁公著
羅讓

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夫善於父母必能隱身錫類仁惠逮于胤嗣矣善於兄弟必能因心廣濟德信被于宗族矣推而言之可以移於君施於有政承上而順下令終而善始雖蠻貊猶行焉雖窘迫猶亨焉自昔立身揚名未有不偕孝友而成者也前代史官所傳孝友傳

多錄當時旌表之士人或微細非衆所聞事出閭里又難詳究今錄衣冠盛德衆所知者以爲稱首至於州縣薦飾者必覆其殊尤可以勸世者亦載之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後魏洛州刺史靈六世孫也父孝端隋獲嘉丞初孝端與族弟太冲俱有世閥而太冲官宦最高孝端方之爲劣鄉族爲之語曰太冲無兄孝端無弟知本頗涉經史事親至孝與弟知隱甚稱雍睦子孫百餘口財物僮僕纖毫無間隋末盜賊過其閭而不

入因相讓曰無犯義門同時避難者五百餘家皆賴而獲免知本貞觀初官至夏津令知隱至伊闕丞知本孫瑱開元中為給事中揚州刺史知隱孫顒有文詞亦歷給事中太保少卿從祖兄弟凡為給事者四人

張志寛蒲州安邑人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為州里所稱賊帥王君廓屢為寇掠聞其名獨不犯其閭鄰里賴之而免者百餘家後為里正詣縣稱母疾急求歸縣令問其狀對曰母嘗有所苦志寛亦有所苦向患心痛知母

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辭也繫之於獄馳驗其母竟如所言令異之慰喻遣去及丁母憂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手植松栢千餘株高祖聞之遣使就弔授員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門閭

劉君良瀛州饒陽人也累代義居兄弟雖至四從皆如同氣尺布斗粟人無私焉大業末天下饑饉君良妻勸其分析乃竊取庭樹上鳥鶵交置諸巢中令羣鳥鬭競舉家怪之其妻曰方今天下大亂爭鬭之秋禽鳥尚不

能相容況於人乎君良從之分別後月餘方知其計中夜遂攬妻髮大呼曰此即破家賊耳召諸昆弟哭以告之是夜棄其妻更與諸兄弟同居處情契如初屬盜起閭里依之為堡者數百家因名為義成堡武德七年深州別駕楊弘業造其第見有六院唯一飼子弟數十人皆有禮節咨嗟而去貞觀六年詔加旌表又有宋興貴者雍州萬年人累世同居躬耕致養至興貴已四從矣高祖聞而嘉之武德二年詔曰人禀五常仁義為重士

有百行孝敬為先自古哲王經邦致治設教垂範皆尚於斯叔世澆訛人多偽薄修身克己事資誘勸朕恭膺靈命撫臨四海愍茲弊俗方思遷導宋興貴立操雍和志情友穆同居合爨累代積年務本力農崇謙履順弘長名教敦勵風俗宜加褒顯以勸將來可表其門閭蠲免課役布告天下使明知之興貴尋卒鄆州壽張人張公藝九代同居北齊時東安王高永樂詣宅慰撫旌表焉隋開皇中大使邵陽公梁子恭亦親慰撫重表其門

貞觀中特敕吏加旌表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過鄆州親幸其宅問其義由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忍字高宗為之流涕賜以縑帛

王君操萊州即墨人也其父隋大業中與鄉人李君則鬬競因被毆殺君操時年六歲其母劉氏告縣收捕君則棄家亡命追訪數年弗獲貞觀初君則自以世代遷革不慮國刑又見君操孤微謂其無復讎之志遂詣州府自首而君操密袖白刃刺殺之刳腹取其心肝噉食

立畫詣刺史具自陳告州司以其擅殺戮問曰殺人償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對曰亡父被殺二十餘載聞諸典禮父讎不可同天早願圖之久而未遂常懼亡滅不展寃情今大恥既雪甘從刑憲州司據法處死列上其狀太宗特詔原免

周智壽者雍州同官人其父永徽初被族人安吉所害智壽及弟智爽乃候安吉於途擊殺之兄弟相率歸罪於縣爭為謀首官司經數年不能决鄉人或證智爽先

謀竟伏誅臨刑神色自若顧謂市人曰父讎已報死亦何恨智壽頓絶衢路流血徧體又收智爽屍舐取智爽血食之皆盡見者莫不傷焉豫州人許坦年十歲餘父入山採藥為猛獸所噬即號叫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太宗聞而謂侍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至孝自中深可嘉尚授文林郎賜帛五十段博州聊城人王少玄者父隋末於郡西為亂兵所害少玄遺腹生年十餘歲問父所在其母告之因哀泣便欲求屍以葬

時白骨蔽野無由可辨或曰以子血霑父骨卽滲入焉少玄乃刺其體以試之凡經旬日竟獲父骸以葬盡體病瘡歷年方愈貞觀中本州聞薦拜徐王府叅軍

趙弘智洛州新安人後魏車騎大將軍肅孫父玄軌隋陜州刺史弘智早喪母事父以孝聞學通三禮史記漢書隋大業中為司隸從事武德初大理卿郎楚之應詔舉之授詹事府主簿又預修六代史初與秘書丞令狐德棻齊王文學袁朗等十數人同修藝文類聚轉太子

舍人貞觀中累遷黄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以疾出為萊州刺史弘智事兄弘安同於事父所得俸祿皆送於兄處及兄亡哀毀過禮事寡嫂甚謹撫孤姪以慈愛稱稍遷太子右庶子及東宫廢坐除名尋起為光州刺史永徽初累轉陳王師高宗令弘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中書門下三品及弘文館學士太學儒者並預講筵弘智演暢微言備陳五孝學士等難問相繼弘智酬應如響高宗怡然曰朕頗耽墳籍至於孝經偏所習覩然孝之

為德弘益實深故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知孝道之為大也顧謂弘智宜略陳此經切要者以輔不逮弘智對曰昔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微臣顓愚願以此言奏獻帝甚悅賜綵絹二百疋名馬一匹尋遷國子祭酒仍為崇賢館學士四年卒年八十二謚曰宣有文集二十卷

陳集原隴州開陽人也代為嶺表酋長父龍樹欽州刺史集原幼有孝行父纔有疾即終日不食永徽中喪父

嘔血數升枕服苫廬悲感行路資財田宅及僮僕三十餘人並以讓兄弟則天時官至左豹韜衛將軍

元讓雍州武功人也弱冠明經擢第以母疾遂不求仕躬親藥膳承侍致養不出閭里者數十餘年及母終廬於墓側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咸亨中孝敬監國下令表其門閭永淳元年巡察使奏讓孝悌殊異擢拜太子右内率府長史後以歲滿還鄉里鄉人有所爭訟不詣州縣皆就讓决焉聖歴中中宗居春宫召拜太子

司議郎及謁見則天謂曰卿既能孝於家必能忠於國今授此職須知朕意宜以孝道輔弼我兒尋卒

裴敬彝絳州聞喜人也曽祖子通隋開皇中太中大夫母終廬於墓側哭泣無節目遂喪明俄有白烏巢於墳樹子通弟兄八人復以友悌著名詔旌表其門鄉人至今稱為義門裴氏敬彝少聰敏七歲解屬文性又端謹宗族咸重之號為甘露頂年十四侍御史唐臨為河北巡察使敬彝父智周時為内黄令為部人所訟敬彝詣

臨論其究臨大奇之因令作詞賦智周事得釋特表薦敬彜補陳王府典籖智周在官暴卒敬彜時在長安忽泣涕不食謂所親曰大人每有痛處吾即輒然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得無慼乎遂請急還倍道言歸果聞父喪羸毁逾禮事母復以孝聞乾封初累轉監察御史時母病有醫人許仁則足疾不能乘馬敬彜每肩輿之以候母焉及母卒特詔贈以縑帛仍官造靈轝服闋拜著作郎兼修國史儀鳳中自中書舍人歴吏

部侍郎左庶子則天臨朝為酷吏所陷配流嶺南尋卒

裴守真絳州稷山人也後魏冀州刺史叔業六世孫也父眘大業中為淮南郡司戶屬郡人楊琳田瓚據郡作亂盡殺官吏以眘素有仁政相誡不許驚害仍令人護送眘及妻子還鄉貞觀中官至鄮令守真早孤事母至孝及母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復事寡姊及兄甚謹閨門禮則士友所推初舉進士及應八科舉累轉乾封郡屬永淳初關中大饑守真盡以祿俸供姊及諸甥身及

妻子麁糲不充初無倦色尋授太常博士守眞尤善禮儀之學當時以為稱職高宗時封嵩山詔禮官議射牲之事守真奏曰據周禮及國語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唯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牲行事至於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親春射牲雖是古禮久從廢省據封禪祀禮曰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鑾刀割牲質明而行事比鑾駕至時宰牲總畢天皇唯奠玉酌獻而已今祀前一日射牲事即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

故事即非親射之儀事不可行又神功破陣樂功成慶
善樂二舞每奏上皆立對守眞又議曰竊惟二舞肇興
謳吟攸屬贊九功之茂烈叶萬國之歡心義均韶夏用
兼賓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孫享之詳覽博記未有皇王
立觀之禮況升中大事華夷畢集九服仰垂拱之安百
蠻懷率舞之慶甄陶化育莫匪神功豈於樂舞別申嚴
敬臣等詳議奏二舞時天皇不合起立時並從守眞議
會高宗不豫事竟不行及高宗崩時無大行凶儀守眞

與同時博士韋叔夏輔䵷素等討論舊事創為之當時稱為得禮之中守眞天授中為司府丞則天特令推究詔獄務存平恕前後奏免數十家由是不合旨出為汴州司録累轉成州刺史為政不務威刑甚為人吏所愛俄轉寧州刺史成州人送出境者數千人長安中卒子餘事繼母以孝聞舉明經累補鄠縣尉時同列李朝隱程行諶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雍州長史陳崇業子餘與朝隱行諶優劣崇業曰譬如春

蘭秋菊俱不可廢也景龍中為左臺監察御史時涇岐二州有隋代蕃户子孫數千家司農卿趙履温奏悉没為官户奴婢仍充賜口以給貴幸子餘以為官户承恩始為蕃户又是子孫不可抑之為賤奏劾其事時履温依附宗楚客等與子餘廷對曲直子餘詞色不撓履温等詞屈從子餘奏為定開元初累遷冀州刺史政存寛惠人吏稱之又為岐王府長史加銀青光禄大夫十四年卒謚曰孝子餘居官清儉友愛諸兄弟兄弟六人皆

有志行次弟巨卿衛尉卿耀卿别有傳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也舉進士天授中累遷司刑丞時用法嚴急日知獨寛平無寃濫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請斷殺之與日知往復至于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答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因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神龍初為給事中日知事母至孝時母老嘗疾病日知取急調侍數日而鬢髮變白尋加朝散大夫其母未受命婦邑號而卒將葬發

引吏人賫告身而至日知於路上即時殞絶久之乃蘇左右皆哀慟莫能仰視巡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將聞其孝悌之跡使求其狀日知辭讓不報服闋累遷黄門侍郎時安樂公主池館新成中宗親往臨幸從官皆預宴賦詩日知獨存規誡其末章曰所願暫思居者逸莫使時稱作者勞論者多之景雲九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御史大夫知政事如故明年進拜侍中先天元年轉刑部尚書罷知政事頻乞骸骨請致仕許之初日知

將有陳請而不與妻謀歸家而使左右飭裝將出居别業妻驚曰家産屢空子弟名宦未立何為遽辭職也日知曰書生至此已過本分人情無厭若恣其心是無止足之日及歸田園不事産業但葺構池亭多引後進與之談讌開元三年卒初日知以官在權要諸子弟年纔總角皆結婚名族時議以為失禮之中卒後少子伊衡以妾為妻費散田宅仍列訟諸兄家風替矣

崔沔京兆長安人周隴州刺史士約玄孫也自博陵徙

關中世為著姓父皚庫部員外郎汝州長史沔淳謹口無二言事親至孝博學有文詞初應制舉對策高第俄被落第者所援則天令所司重試沔所對策又工於前為天下第一由是大知名再轉陸渾主簿秩滿調選吏部侍郎岑羲深賞重之謂人曰此今之郄詵也特表薦擢為左補闕累遷祠部員外郎沔為人舒緩訥於造次當官正色未嘗撓沮睿宗時徵拜中書舍人時沔母老疾在東都沔不忍捨之固請閑官以申侍養由是改為

虞部郎中無何檢校御史中丞時監察御史宋宣遠恃盧懷慎之親頗犯法湜舉劾之又姚崇之子光禄少卿彛留司東都頗通賔客廣納賄賂湜又將按驗其事姚盧時在政事遽薦湜有史才轉為著作郎其實去權也開元七年為太子左庶子母卒哀毁逾禮常於盧前受弔賔客未嘗至於靈座之室謂人曰平生非至親者未嘗升堂入謁豈可以存亡而變其禮也中書令張説數稱薦之服闋拜中書侍郎或謂湜曰今之中書皆是宰

相承宣制命侍郎雖是副貳但署位而已甚無事也沔曰不然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方為濟理豈可俛默偷安而為懷祿士也自是每有制敕及曹事沔多所異同張説頗不悦焉尋出為魏州刺史奏課第一徵還朝廷分掌吏部十銓事以清直歷秘書監太子賓客二十四年制令禮官議加籩豆之數及服制之紀太常卿韋縚奏請加宗廟之奠每坐籩豆各十二外祖服請加至大功九月舅服加至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服

請加至祖免時又令百官詳議可否沔建議曰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達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本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糵汙罇抔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玄可存而不

可測也祭禮主敬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爓熟玄
罇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
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
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
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則節制之
文也鉶俎籩豆簠簋罇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
通於讌饗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
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著家祭禮者也觀其所薦皆

晉時常食不復純用禮經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祭祀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内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割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敕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勗增虔誠其進貢珍

羞或時物鮮美考諸祠典無有漏落皆詳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太羹古食也盛於甑甑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鉶鉶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罇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魯人丹桓宮之楹又刻其桷春秋書以非禮御

孫諫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惡無乃不可乎是不可以越禮而崇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太常奏狀今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猶望稍須廣大竊據禮文有以小為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然禮失於敬猶奢

而寧儉非大過也未知令制何所依準請兼詳令式據文而行又按太常奏狀外祖服請加至大功九月舅服請加至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請加至袒免者竊聞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聖人因之然後制禮禮教之設本於正家家道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之義理歸本宗所以父以尊崇母以厭降豈亡愛敬宜存倫序是以内有齊斬外服皆緦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前聖所志後賢所傳其來久矣昔辛

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往修新禮時改舊章漸廣渭陽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弘道之後唐元之間國命再移於外族矣禮亡徵兆儻或斯見天人之際可不戒哉開元初補闕盧履氷嘗進狀論喪服輕重敕令僉議于時羣議紛拏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陛下運稽古之明特降別敕一依古禮事符典故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圖異議竊所未詳時職方郎中韋述戶部郎中楊

伯成禮部員外郎楊冲昌監門兵曹劉秩等亦建議與沔相符俄又令中書門下參詳爲定於是宗廟之典籩豆每座各加至六親姨舅爲小功舅母加緦麻堂姨至袒免餘依舊定乃下制施行焉沔既善禮經朝廷每有疑議皆取決焉二十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禮部尚書

陸南金蘇州呉郡人也祖士季從同郡顧野王學左氏傳兼通史記漢書隋末爲越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授著作郎時王世充將行篡奪侗不平之謂士季曰隋

有天下三十餘載朝廷文武遂無烈者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之宿心請因其啟事便加手刃事頗洩遂停士季侍讀貞觀初為太學博士兼弘文館學士尋卒南金初為奉禮郎開元初太常少卿盧崇道犯罪流嶺表逃歸東都時南金以母喪在家崇道事急假稱弔賓造南金言其情南金哀而納焉崇道俄為讐人所發詔使侍御史王旭按其事遂捕獲崇道連引南金旭遂繩以重法南金弟趙璧詣旭自言藏崇道請代兄死南金固

稱弟實自誣身請當罪兄弟讓死旭怪而問其故趙璧曰兄是長嫡又能幹家事亡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旭遂列上狀上嘉其友義並特宥之南金由是大知名南金頗涉經史言行修謹左丞相張說及宗人太子少保彖先皆欽重之累轉庫部員外郎以疾固辭不堪繁劇轉為太子洗馬卒年五十餘張琇者蒲州解人也父審素為嶲州都督在邊累載俄有糾其軍中贓罪敕監察御史楊汪馳傳就軍按之汪

在路為審素黨與所劫對汪殺告事者脇汪令奏雪審素之罪俄而州人翻殺審素之黨汪始得還至益州奏稱審素謀反因深按審素構成其罪斬之籍沒其家琇與兄瑝以年幼坐徙嶺外尋各逃歸累年隱匿汪後累轉殿中侍御史改名萬頃開元二十三年瑝琇候萬頃於都城挺刃殺之瑝雖年長其發謀及手刃皆琇為之既殺萬頃繫表於斧刃自言報讐之狀便逃奔將就江外殺與萬頃同謀構父罪者行至汜水為捕者所獲時

都城士女皆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復父讐多言其合矜恕者中書令張九齡又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固言國法不可縱報讐上以為然因謂九齡等曰復讐雖禮法所許殺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情義不顧命國家設法焉得容此殺之成復讐之志赦之虧律格之條然道路諠議故須告示乃下敕曰張瑝等兄弟同殺推問欵承律有正條俱各至死近聞士庶頗有諠詞矜其為父復讐或言本罪寃濫但國家設法事在經久蓋以濟人期

於止殺各申為子之志誰非狥孝之夫展轉相繼相殺何限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決殺瑝琇既死士庶咸傷愍之為作哀誄牓於衢路市人斂錢於死所造義井并葬瑝琇於北邙又恐萬頃家人發之并作疑塚數所其為時人所傷如此

梁文貞虢州閿鄉人少從征役比迴而父母皆卒文貞恨不獲終養乃穿壙為門磴道出入晨夕灑掃其中結

廬墓側未嘗整櫛自是不言三十年家人有所問但畫字以對其後山水衝斷驛路更於原上開道經文貞墓前由是行旅見之遠近莫不欽歎有甘露降塋前樹白兔馴擾鄉人以為孝感所致開元初縣令崔季友刊石以紀之十四年刺史許景先奏文貞孝行絶倫泣血廬墓三十餘年請宣付史官是歲御史大夫崔隱甫廷奏恒州鹿泉人李處恭張義貞兩家祖父自國初已來異姓同居至今三代百有餘年又青州北海人呂元簡四

代同居至所畜牛馬羊狗皆異母共乳請加旌表仍編入史館制皆許之

崔衍左丞倫之子繼母李氏不慈於衍衍時為富平尉倫使于吐蕃久方歸李氏衣敝衣以見倫倫問其故李氏稱自倫使于蕃中衍不給衣食倫大怒召衍責詬命僕隸拉于地袒其背將鞭之衍涕泣終不自陳倫弟殷聞之趨往以身蔽衍杖不得下因大言曰衍每月俸錢皆送嫂處殷所具知何忍乃言衍不給衣食倫怒乃解

由是倫遂不聽李氏之譖及倫卒衍事李氏益謹李氏所生子郃每多取子母錢使其主以契書徵負于衍衍歲爲償之故衍官至江州刺史而妻子衣食無所餘後歷蘇虢二州刺史虢居陜華二州之間而稅重數倍其青苗錢華陜之郊畝出十有八而虢之郊每徵十之七衍乃上其事時裴延齡領度支方務聚斂乃給衍以前後刺史無言者衍又上陳人困曰臣所治多是山田且當郵傳衝要屬歲不登頗甚流離舊額賦租特望蠲減

臣伏見比來諸郡論百姓間事患在長吏因循不為申請不詣實不患朝廷不矜放有以不言受譴者未有言而獲罪者陛下拔臣牧大郡委臣撫疲民臣所以不敢顧望苟求自安敢罄狂瞽上干聖覽帝以衍詞理切直乃特敕度支令減虢州青苗錢遷宣歙池觀察使政務簡便人頗懷之其所擇從事多得名流時有位者待賓僚率輕傲衍獨加禮敬幕中之士後多顯達貞元中天下好進奉以結主恩徵求聚斂州郡耗竭韋皐劉贊裴

肅為之首贊死而行代其位行雖不能驟革其弊居宣州十年頗勤儉府庫盈溢及穆贊代行宣州歲饉遂以錢四十二萬貫代百姓稅故宣州人不至流散貞元二十一年詔加工部尚書

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郡人祖裒父緒皆不仕公著生三歲喪所親七歲見鄰母抱其子哀感不食因請於父絶粒奉道冀其幽贊父憫而從之年十七父勉令就學年二十一五經及第明年又通開元禮授集賢校書郎

秩未終歸侍鄉里不應請辟居父喪躬負土成墳哀毁之容人為憂之里閭聞風皆敦孝悌觀察使薛華表其行詔賜粟帛旌其門閭淮南節度使李吉甫慕其才行薦授太子文學兼集賢殿校理吉甫自淮南入相廷薦其行即日授右補闕遷集賢直學士尋授水部員外郎充皇太子及諸王侍讀著皇太子及諸王訓十卷轉駕部員外仍兼舊職穆宗即位未及聽政召居禁中詢訪朝典以宰相許之公著陳情詞意極切超授給事中賜

紫金魚袋未幾遷工部侍郎仍兼集賢殿學士寵青宮
之舊也知吏部選事公著知將欲大用以疾辭退因求
外官遂授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二年授河南尹皆
以清靜為理改尚書右丞轉兵部吏部侍郎遷禮部尚
書翰林侍講學士上以浙西災寇詢求良帥命檢校戶
部尚書領之詔賜米七萬碩以賑給浙民賴之改授太
常卿以疾請歸鄉里未至而終年六十四贈右僕射廢
朝一日著禮志十卷公著清儉守道每得一官未嘗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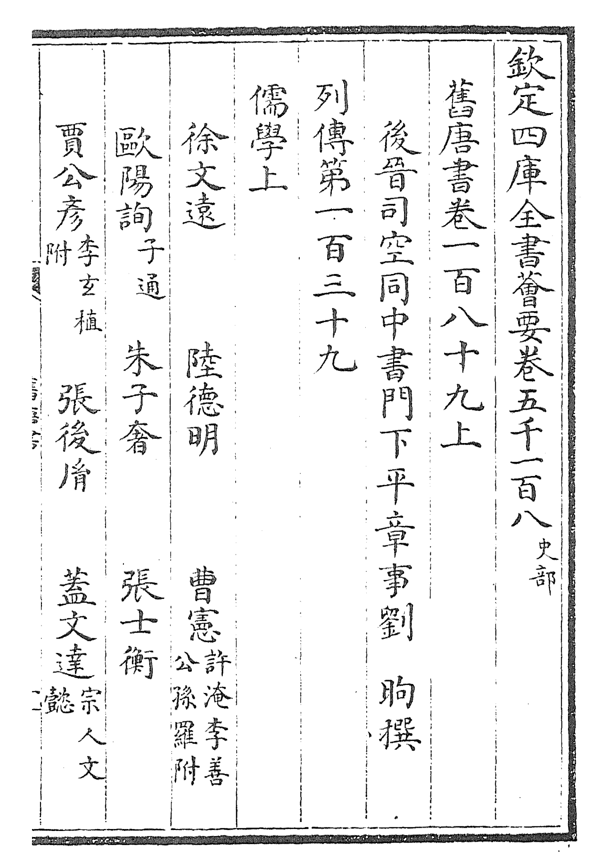
憂色滿容年四十四喪室以至終身無妓妾聲樂之好凶問至日中外痛惜之

羅讓字景宣祖懷操父珦官至京兆尹讓少以文學知名舉進士應詔對策高等為咸陽尉丁父憂服除尚衣麻茹菜不從四方之辟者十餘年李獻為淮南節度使就其所居請為從事除監察御史轉殿中監尚書郎給事中累遷至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甚著仁惠有以女奴遺讓者讓問其所因曰本某等家人兄姊九人皆

為官所賣其留者唯老母耳讓憐然焚其券書以女奴歸其母入為散騎常侍未幾除江西都團練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年七十一卒贈禮部尚書子劬京字子峻進士擢第又登科讓再從弟詠詠子劬權字昭衡進士擢第劬京劬權知名於時並歷清貫

贊曰麒麟鳳凰飛走之類唯孝與悌亦為人瑞表門賜爵勸乃錫類彼禽者梟傷仁害義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一百八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上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九

儒學上

徐文遠　陸德明　曹憲 許淹 李善 公孫羅附

歐陽詢 子通　朱子奢　張士衡

賈公彥 李玄植附　張後胤　蓋文達 宗人文懿

谷那律　蕭德言　許叔牙 子子儒

敬播　劉伯莊 子之宏　秦景通

羅道琮

古稱儒學家者流本出於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莫若於此焉故前古哲王咸用儒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理致昇平近代重文輕儒或參以法律儒道既喪淳風大衰故近理國多劣於前古自隋

氏道消海内板蕩彝倫攸斁戎馬生郊先代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及高祖建義太原初定京邑雖得之馬上而頗好儒臣以義寧三年五月初令國子學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已上子孫太學置生一百四十員取五品已上子孫四門學生一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子孫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郡五十員下郡四十員上縣學並四十員中縣三十員下縣二十員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秘書外省別立小學二年詔

曰盛德必祀義存方策達人命世流慶後昆建國君人弘風闡教崇賢彰善莫尚於兹自八卦初陳九疇攸叙徽章互垂節文不備爰始姬旦匡翊周邦創設禮經尤明典憲啟生人之耳目窮法度之本源化起二南業隆八百豐功茂德冠于終古暨乎王道既衰頌聲不作諸侯力爭禮樂陵遲粤若宣父天資睿哲經綸齊曾之內揖讓洙泗之閒綜理遺文弘宣舊制四科之教歷代不刊三千之文風流無歇惟兹二聖道著羣生守祀不修

明褒尚闕朕君臨區宇興化崇儒永言先達情深紹嗣宜令有司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具以名聞詳考所宜當加爵土是以學者慕嚮儒教聿興至三年太宗討平東夏海內無事乃銳意經籍於秦府開文學館廣引文學之士下詔以府屬杜如晦等十八人為學士給五品珍膳分為三番更直宿於閤下及即位又於正殿之左置弘文學館精選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署學

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暇引入殿内講論經義商畧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召勲賢三品已上子孫為弘文館學士貞觀二年停以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以宣父為先聖顔子為先師大徵天下儒士以為學官數幸國學令祭酒博士講論畢賜以束帛學士能通一大經已上咸得署吏又於國學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太學四門博士亦增置生員其書算合置博士學生以備藝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玄武門屯營飛騎亦

給博士授以經業有能通經者聽之貢舉是時四方儒士多抱負典籍雲會京師俄而高麗及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國學之内鼓篋而升講筵者八千餘人濟濟洋洋焉儒學之盛古昔未之有也太宗又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頒於天下命學者習焉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十

四年詔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加以所在學徒多行其疏宜加優異以勸後生可訪其子孫見在者錄名奏聞當加引擢二十一年又詔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元凱范甯等二十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冑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學可與顔子俱配享孔子廟

堂其尊重儒道如此高宗嗣位政教漸衰薄於儒術尤
重文吏於是醇醲日去華競日彰猶火銷膏而莫之覺
也及則天稱制以權道臨下不恡官爵取悅當時其國
子祭酒多擾諸王及駙馬都尉準貞觀舊事祭酒孔穎
達等赴上日皆講五經題至是諸王與駙馬赴上唯判
祥瑞按三道而已至於博士助教唯有學官之名多非
儒雅之實是時復將親祠明堂及南郊又拜洛封嵩嶽
將取弘文國子生充齋郎行事皆令出身放選前後不

可勝數因是生徒不復以經學為意唯苟希僥倖二十年間學校頓時隳廢矣玄宗在東宫親幸太學大開講論學官生徒各賜束帛及即位數詔州縣及百官薦舉通經之士又置集賢院招集學者校選募儒士及博涉著實之流以為儒學篇

徐文遠洛州偃師人陳司空孝嗣玄孫其先自東海徙家焉父徹梁秘書郎尚元帝女安昌公主而生文遠屬江陵陷被虜於長安家貧無以自給其兄休鬻書為事

文遠日閱書于肆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時有大儒沈重講于太學聽者常千餘人文遠就質問數日便去或問曰何辭去之速答曰觀其所説悉是紙上語耳僕皆先已誦得之至於奥賾之境翻似未見有以其言告重者重呼與議論十餘反重甚嘆服之文遠方正純厚有儒者風竇威楊玄感李密皆從其受學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詔令往并州為漢王諒講孝經禮記及諒反除名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舉文遠與包愷褚徽

陸德明魯達為學官遂擢授文遠國子博士愷等並為太學博士時人稱文遠之左氏褚徽之禮魯達之詩陸德明之易皆為一時之最文遠所講釋多立新義先儒異論皆定其是非然後詰駮諸家又出己意博而且辨聽者忘倦後越王侗署為國子祭酒時洛陽飢饉文遠出城樵採為李密軍所執密令文遠南面坐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老夫疇昔之日幸以先王之道仰授將軍時經興替倏焉已久今將軍屬風雲之際為義衆

所歸權鎮萬物威加四海猶能屈體弘尊師之義此將軍之德也老夫之幸也既荷茲厚禮安不盡言乎但未審將軍意耳欲為伊霍繼絶扶傾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為莽卓乘危迫險則老夫耄矣無能為也密頓首曰昨奉朝命垂拜上公冀竭庸虛匡奉國難所以未朝見者不測城内人情且欲先征化及報復寃恥立功贖罪然後凱旋入拜天闕此密之本意惟先生教之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累顯忠節前受誤於玄感遂乃暫墜家聲

行迷未遠而迴車復路終於忠孝用康家國天下之人是所望於將軍也密又頓首曰敬聞命矣請奉以周旋及征化及還而王世充已殺元文都等權兵專制密又問計於文遠答曰王世充亦門人也頗得識之是人殘忍意又褊促既乘此勢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為不諧矣非破王世充不可朝覲密曰嘗謂先生儒者不學軍旅之事今籌大計殊有明畧及密敗復入東都王世充給其廩食而文遠盡敬見之先拜或問曰聞君踞見李密

而敬王公何也答曰李密君子也能受酈生之揖王公小人也有殺故人之義相時而動豈不然歟後王世充僭號復以為國子博士因出樵採為羅士信獲之送於京師復授國子博士武德六年高祖幸國學觀釋奠遣文遠發春秋題諸儒設難蜂起隨方占對皆莫能屈封東莞縣男年七十四卒官撰左傳音三卷義疏六十卷孫有功自有傳

陸德明蘇州吳人也初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玄理陳大

建中太子徵四方名儒講于承光殿德明年始弱冠往
參焉國子祭酒徐克開講恃貴縱辨衆莫敢當德明獨
與抗對合朝賞歎解褐始興王國左常侍遷國子助教
陳亡歸鄉里隋煬帝嗣位以為秘書學士大業中廣召
經明之士四方至者甚衆遣德明與魯達孔褒俱會門下
省共相交難無出其右者授國子助教王世充僭號封
其子為漢王署德明為師就其家將行束修之禮德明
耻之因服巴豆散臥東壁下王世充子入跪牀前對之

遺痾竟不與語遂移病於成臯杜絶人事王世充平太宗徵為秦府文學館學士命中山王承乾從其受業尋補太學博士後高祖親臨釋奠時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波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德明難此三人各因宗指隨端立義衆皆為之屈高祖善之賜帛五十匹貞觀初拜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尋卒撰經典釋文三十卷老子疏十五卷易疏二十卷並行於世太宗後嘗閱德明經典釋文甚嘉之賜其束帛二百段子敦信龍朔

中宫至左侍極同東西臺三品

曹憲揚州江都人也仕隋為秘書學士每聚徒教授諸生數百人當時公卿已下亦多從之受業憲又精諸家文字之學自漢代杜林衛宏之後古文泯絶由憲此學復興大業中煬帝令與諸學者撰桂苑珠叢一百卷時人稱其該博憲又訓注張揖所撰博雅分為十卷煬帝令藏于秘閣貞觀中揚州長史李襲譽表薦之太宗徵為弘文館學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

學者榮之太宗又嘗讀書有難字字書所闕者錄以問憲憲皆為之音訓及引證明白太宗甚奇之年一百五歲卒所撰文選音義甚為當時所重初江淮間為文選學者本之於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

許淹者潤州句容人也少出家為僧後又還俗博物洽聞尤精詁訓撰文選音十卷

李善者揚州江都人方雅清勁有士君子之風明慶中

累補太子内率府録事叅軍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
讀嘗注解文選分為六十卷表上之賜絹一百二十疋
詔藏于秘閣除潞王府記室叅軍轉秘書郎乾封中出
為經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周密配流姚州後遇赦得還
以教授為業諸生多自遠方而至又撰漢書辯惑三十
卷載初元年卒子邕亦知名
公孫羅江都人也歴沛王府叅軍無錫縣丞撰文選音
義卷行於代

歐陽詢潭州臨湘人陳大司空頠之孫也父紇陳廣州刺史以謀反誅詢當從坐僅而獲免陳尚書令江總與紇有舊收養之教以書計雖貌甚寢陋而聰悟絶倫讀書即數行俱下博覽經史尤精三史仕隋為太常博士高祖微時引為賓客及即位累遷給事中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為一時之絶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為楷範焉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嘆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

魁梧耶武德七年詔與裴矩陳叔達撰藝文類聚一百卷奏之賜帛二百段貞觀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縣男年八十餘卒子通少孤母徐氏教其父書每遺通錢紿云質汝父書迹之直通慕名甚鋭晝夜精力無倦遂亞於詢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丁母憂居喪過禮起復本官每入朝必徒跣至皇城門外直宿在省則席地藉藁非公事不言亦未嘗啟齒歸家必衣縗絰號慟無恒自武德已來起復後而能哀感合禮者

無與通比年凶未葬四年居廬不釋服家人冬月密以
氈絮置所眠席下通覺大怒遽令徹之垂拱中五遷至
殿中監賜爵渤海子天授元年封夏官尚書二年轉司
禮卿判納言事為相月餘會鳳閣舍人張嘉福等請立
武承嗣為皇太子通與岑長倩固執以為不可遂忤諸
武意為酷吏所陷被誅神龍初追復官爵
朱子奢蘇州吳人也少從鄉人顧彪習春秋左氏傳後
博觀子史善屬文隋大業中直秘書學士及天下大亂

辭職歸鄉里尋附于杜伏威武德四年隨伏威入朝授
國子助教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兵數年不解
新羅遣使告急乃假子奢員外散騎侍郎充使諭旨以
釋三國之憾雅有儀觀東夷大欽敬之三國王皆上表
謝罪賜遺甚厚初子奢之出使也太宗謂曰海夷頗重
學問卿為大國使必勿藉其束修為之講說使還稱旨
當以中書舍人待卿子奢至其國欲悦夷虜之情遂為
發春秋左傳題又納其美女之贈使還太宗責其違旨

猶惜其才不至深譴令散官直國子學轉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遷國子司業仍為學士子奢風流蘊藉頗滑稽又輔之以文義由是數蒙宴遇或使論難於前十五年卒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也父之慶齊國子助教士衡九歲喪母哀慕過禮父友齊國博士劉軌思見之每為掩泣謂其父曰昔伯饒號張曾子亦豈能遠過吾聞君子不親教當為成就之及長軌思授以毛詩周禮又從熊安

生及劉焯受禮記皆精究大義此後徧講五經尤攻三禮仕隋為餘杭令後以年老歸鄉里貞觀中幽州都督燕王靈蘷備玄纁束帛之禮就家迎聘北面師之庶人承乾在東宮又加旌命及至洛陽宮謁見太宗延之升殿賜食擢授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承乾見之問以齊氏滅亡之由緒對曰齊後主悖虐無度昵近小人至如高阿那瓌駱提婆韓長鸞等皆奴僕下才凶險無賴是信是使以為心腹誅害忠良踈忌骨肉窮極奢靡剝喪

黎元所以周師臨郊人莫為用以至覆滅實此之由承乾又問曰布施營功德有果報不對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仁恕為心如其貪惏無厭驕虐是務雖復傾財事佛無救目前之禍且善惡之報若影隨形此是儒書之言豈徒佛經所說是為人君父當須仁慈為人臣子宜盡忠孝仁慈忠孝則福祚攸永如或反此則殃禍斯及此理昭然願殿下勿為憂慮及承乾廢黜敕給乘傳令歸本鄉十九年卒士衡既禮學為優當時受其業擅名

於時者唯賈公彥為最焉
賈公彥洺州永平人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撰周禮義疏五十卷儀禮義疏四十卷子大隱官至禮部侍郎時有趙州李玄植又受三禮於公彥撰三禮音義行於代玄植兼習春秋左氏傳於王德韶受毛詩於齊威博涉漢史及老莊諸子之說貞觀中累遷太子文學弘文館直學士高宗時屢被召見與道士沙門在御前講說經義玄植辨論甚美申規諷帝深禮之後坐事左遷汜水

令卒官

張後胤蘇州崑山人也父沖有儒學隋漢王諒出牧并州引為博士後胤從父在并州以學行見稱時高祖鎮太原引居賓館太宗就授春秋左氏傳武德中累除燕王諮議參軍貞觀中後胤上言陛下昔在太原問臣隋氏運終何族當得天下臣奉對李姓必得公家德業天下繫心若於此首謀長驅關右以圖帝業孰不幸賴此實微臣早識天命太宗曰此事並記之耳因詔入賜宴

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令弟子何如後胤對曰昔孔子領
徒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為萬乘主計臣
功逾於先聖太宗甚悅賜良馬五匹拜燕王府司馬遷
國子祭酒轉散騎常侍永徽初請致仕加金紫光祿大
夫給賜並同職事卒贈禮部侍郎陪葬昭陵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也博涉經史尤明三傳性方雅美
鬚貌有士君子之風刺史竇抗嘗廣集儒生令相問難
其大儒劉焯劉軌思孔穎達咸在坐文達亦叅焉既論

難皆出諸儒意表抗大竒之問曰葢生就誰受學劉焯對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焯為師首抗曰可謂氷生於水而寒於水也武德中累授國子助教太宗在藩召為文學館直學士貞觀十年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十三年除國子司業俄拜蜀王師以王有罪坐免十八年授崇賢館學士尋卒其宗人文懿亦以儒業知名當時稱為二葢馬文懿者貝州宋城人也武德初歴國子助教時高宗别於秘書省置學教授王公之

子時以文懿為博士文懿嘗開講毛詩發題公卿咸萃
更相問難文懿發揚風雅甚得詩人之致貞觀中卒於
國子博士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也貞觀中累補國子博士黄門侍
郎褚遂良稱為九經庫尋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
嘗從太宗出獵在塗遇雨因問油衣若為得不漏那律
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不為畋獵太宗悅
賜帛二百段永徽初卒官

蕭德言雍州長安人齊尚書左僕射思話玄孫也本蘭陵人陳亡徙關中祖介梁侍中都官尚書父引陳吏部侍郎並有名於時德言博涉經史尤精春秋左氏傳好屬文貞觀中除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德言晚年尤篤志於學自晝達夜略無休倦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時高宗為晉王詔德言授經講業及升春宮仍兼侍讀尋以年老請致仕太宗不許又

遺之書曰朕歷觀前代詳覽儒林至於顛閔之才不終其壽游夏之德不逮其學惟卿幼挺珪璋早標美譽下帷閉戶包括六經映雪聚螢牢籠百氏自隋季版蕩庠序無聞儒道墜泥塗詩書填坑穽眷言墳典每用傷懷頃年已來天下無事方欲建禮作樂偃武修文卿年齒已衰教將何恃所冀才德猶茂臥振高風使濟南伏生重在於茲日關西孔子故顯於當今令問令望何其美也念卿疲朽何以可言尋賜爵封陽縣侯十七年拜秘

書少監兩宮禮賜甚厚二十三年累表請致仕許之高宗嗣位以師傅恩加銀青光祿大夫永徽五年卒于家年九十七高宗為之輟朝贈太常卿文集三十卷曽孫至忠自有傳

許叔牙潤州句容人少精於毛詩禮記尤善諷詠貞觀初累授晉王文學兼侍讀尋遷太常博士升春宮加朝散大夫遷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仍兼侍讀嘗撰毛詩纂義十卷以進皇太子太子賜帛百段兼令寫本付

司經局御史大夫高智周嘗謂人曰凡欲言詩者必須先讀此書貞觀二十三年卒子子儒子儒亦以學藝稱長壽中官至天官侍郎弘文館學士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鑑為意委令史句直以為腹心注官之次子儒但高枕而臥時云句直平配由是補授失序無復綱紀道路以為口實其所註史記竟未就而終

敬播蒲州河東人也貞觀初舉進士俄有詔詣秘書內省佐顏師古孔穎達修隋史尋授太子校書史成遷著

作郎兼修國史與給事中許敬宗撰高祖太宗實録自創業至于貞觀十四年凡四十卷奏之賜物五百段太宗之破高麗名所戰六山為駐蹕攝謂人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德山名駐蹕此蓋以鑾輿不復更東矣卒如所言時梁國公房玄齡深稱播有良史之才曰陳壽之流也玄齡以顔師古所注漢書文繁難省令播撮其機要撰成四十卷傳於代尋以撰實録功遷太子司議郎時初置此官極為清望中書令馬周歎曰所恨資品妄高

不獲歷居此職參傳晉書播與令狐德棻陽仁卿李嚴等四人總其類會刑部奏言準律謀反大逆父子皆坐死兄弟處流此則輕而不懲望請改從重法制遣百寮詳議播議曰昆季孔懐天倫雖重比於父子性理已殊生有異室之文死有别宗之義今有高官重爵本蔭唯逈子孫祚土錫珪餘光不及昆季豈有不沾其蔭輒受其辜背理違情殊為太甚必期反茲春令踵彼秋荼創次骨於道德之辰建深文於措刑之日臣將以為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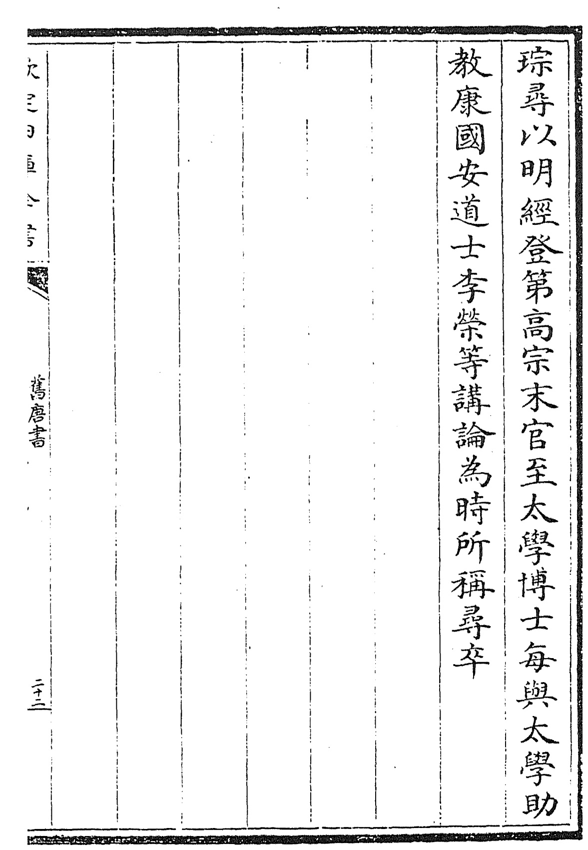
詔從之永徽初拜著作郎與許敬宗等撰西域圖後歷
諫議大夫給事中並依舊兼修國史又撰太宗實録從
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為二十卷奏之賜帛三百段
後坐事出為越州都督府長史龍朔三年卒官播又著
隋畧二十卷
劉伯莊徐州彭城人也貞觀中累除國子助教與其舅
太學博士侯孝遵齊為弘文館學士當代榮之尋遷國
子博士其後又與許敬宗等參修文思博要及文館詞

林龍朔中兼授崇賢館學士撰史記音義史記地名漢書音義各二十卷行於代子之宏亦傳父業則天時累遷著作郎兼修國史卒於相王府司馬睿宗即位以故吏贈秘書少監

秦景通常州晉陵人也與弟暐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常稱景通為大秦君暐為小秦君若不經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採也景通貞觀中累遷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為漢書學者又有劉納

言亦為當時宗匠納言乾封中歷都水監主薄以漢書
授沛王賢及賢為皇太子累遷太子洗馬兼充侍讀常
撰俳諧集十五卷以進太子及東宮廢高宗見而怒之
詔曰劉納言收其餘藝參侍經史自府入宮久淹歲月
朝遊夕處竟無匡贊闕忠孝之良規進詼諧之鄙説儲
宮敗德抑有所由情在好生不忍加戮宜從屏棄以勵
將來可除名後又坐事配流振州而死
羅道琮蒲州虞鄉人也祖順武德初為興州刺史勤於

學業而慷慨有節義貞觀末上書忤旨配流嶺表時有同被流者至荆襄間病死臨終泣謂道琮曰人生有死所恨委骨異壤道琮曰我若生還終不獨歸棄卿於此瘞之路左而去歳餘遇赦得還至殯所屬霖潦瀰漫屍柩不復可得道琮設祭慟哭告以欲與俱歸之意若有靈者幸相警示言訖路側水中忽然湧沸道琮又呪曰若所沸處是願更令一沸呪訖又沸道琮便取得其屍銘誌可驗遂負之還鄉當時識者稱道琮誠感所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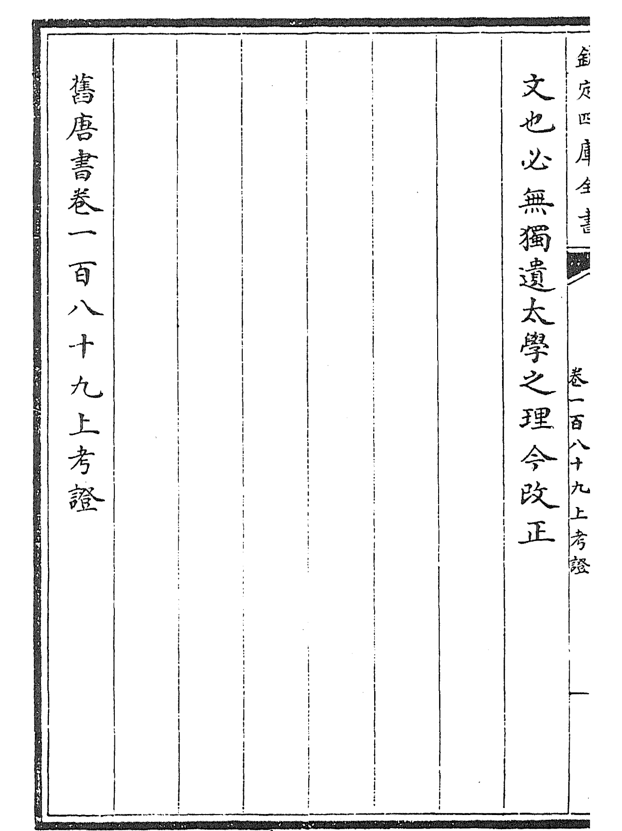
琮尋以明經登第高宗末官至太學博士每與太學助教康國安道士李榮等講論為時所稱尋卒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上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上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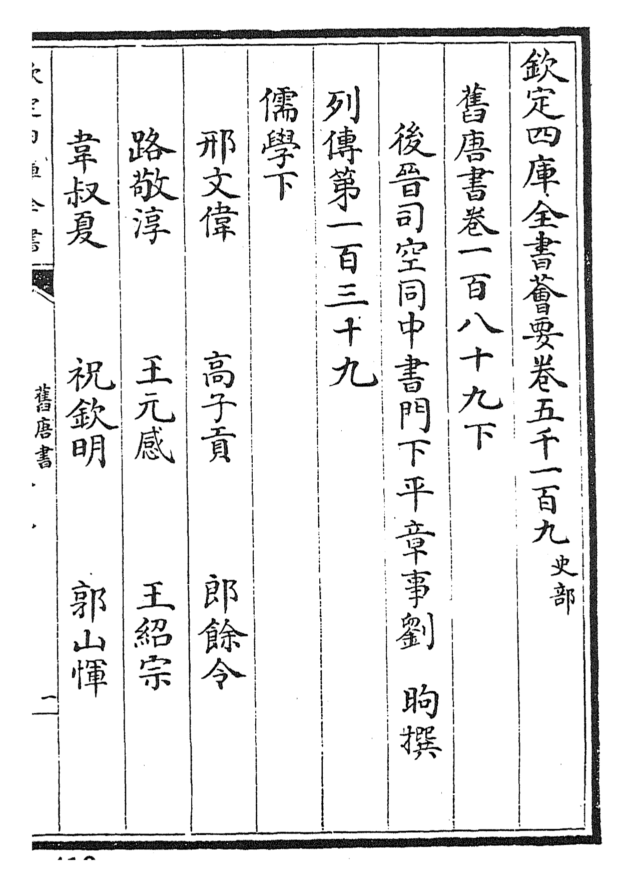
儒學傳下郡五十員○新書作四十員 臣酉按上郡六十中郡五十以遞而降則下郡四十員當以新書為是今改正

國學增築學舍國學四門博士亦增置生員○臣酉按新書云三學益生員謂國學太學及四門學也舊書下國字當是太字之訛蓋上句言國學增築學舍下句言太學及四門學增置生員不言國學者蒙上省



文也必無獨遺太學之理今改正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上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下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九

儒學下

邢文偉　高子貢　郎餘令

路敬淳　王元感　王紹宗

韋叔夏　祝欽明　郭山惲

柳冲 盧粲 尹知章孫季良附

徐岱 蘇弁兄衮晃 陸質

馮伉 韋表微 許康佐

邢文偉滁州全椒人也少與和州高子貢壽州裴懷貴俱以博學知名於江淮間咸亨中累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在東宮罕與宮臣接見文偉輒減膳上書曰臣竊見禮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徹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司過宰之義不得不徹

膳徹膳則死今皇帝式稽前典妙簡英俊自庚子已下
至諮議舍人及學士侍讀等使翼佐殿下以成聖德近
日已來未甚延納談議不狎謁見尚稀三朝之後但與
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睿哲文明者乎今史雖闕
官寧當奉職忝備所司未敢逃死謹守禮經輒申減膳
太子答書曰顧以庸虛早尚墳典每欲研精政術極意
書林但往在幼年未閑將衛竭誠耽誦因即損心比日
以來風虛更積中奉恩旨不許重勞加以趨侍含元溫

清朝夕承親以無專之道遵禮以色養為先所以屢闕坐朝時乖學緒公潛中勗戒聿薦忠規敬尋來請良符宿志自非情思審諭義均弼諧豈能進此藥言形於簡墨撫躬三省感愧兼深文偉自是益知名其後右史缺官高宗謂侍臣曰邢文偉事我兒能減膳切諫此正直人也遂擢拜右史則天臨朝累遷鳳閣侍郎兼弘文館學士載初元年遷内史天授初内史宗秦客以姦贓獲罪文偉坐附會秦客貶授珍州刺史後有制使至其州

境文偉以為殺己遽自縊而死

高子貢者和州歷陽人也弱冠遊太學徧涉六經尤精史記與文偉及亳州朱敬則為莫逆之交明經舉歷秘書正字弘文館直學士鬱鬱不得志棄官而歸屬徐敬業作亂於揚州遣弟敬猷統兵五千人緣江西上將逼和州子貢率鄉曲數百人拒之自是賊不敢犯以功擢授朝散大夫拜成均助教號王鳳之子東莞公融曽為和州刺史從子貢受業情義特深及融為申州陰懐異

志令黃公譔結交於子貢推為謀主潛謀密議書信往復諸王內外相應皆出自其策尋而事發被誅

郎餘令定州新樂人也祖楚之少與兄蔚之俱有重名隋大業中蔚之為左丞楚之為尚書民曹郎煬帝重其兄弟稱為二郎楚之武德初為大理卿與太子少保李綱侍中陳叔達撰定律令後受詔招諭山東為竇建德所獲脅以兵刃又誘以厚利楚之竟不為屈及還以年老致仕貞觀初卒時年八十餘令父知運貝州刺史兄

餘慶高宗時萬年令理有威名京城路不拾遺後卒於
交州都督餘令少以博學知名舉進士初授霍王元軌
府參軍數上詞賦元軌深禮之先是餘令從父知年為
霍王友亦見推仰元軌謂人曰郎氏兩賢人之望也相
次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栢成林轉幽州錄事參軍時有
客僧聚衆欲自焚長史裴照率官屬欲往觀之餘令曰
好生惡死人之性也違越教義不近人情明公佐守重
藩須察其姦詐豈得輕舉觀此妖妄照從其言因收僧

按問果得詐狀孝敬在東宫餘令續梁元帝孝德傳撰孝子後傳三十卷以獻甚見嗟重累轉著作佐郎撰隋書未成會病卒時人甚痛惜之

路敬淳貝州臨清人也父文逸隋大業末闔門遇盜文逸潛匿草澤晝伏於死人中夜行避難自傷窮梗閉口不食同侶閔其謹愿勸以不當滅性掊拾以食之遞負之而行遂免於難貞觀末官至申州司馬敬淳與季弟敬潛俱早知名敬淳尤勤學不窺門庭徧覽墳籍而孝

友篤敬遭喪三年不出廬寢服免方號慟入見其妻形容羸毀妻不之識也後舉進士天授中歷司禮博士太子司議郎兼修國史仍授崇賢館學士數受詔修緝吉凶雜儀則天深重之萬歲通天二年坐與綦連耀結交下獄死敬淳尤明譜學盡能究其根源枝派近代已來無及之者撰著姓畧記十卷行於時又撰衣冠本系未成而死神龍初追贈秘書少監敬潛仕至中書舍人

王元感濮州鄄城人也少舉明經累補博城縣丞兗州

都督紀王慎深禮之命其子東平王續從元感受學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錄事兼直弘文館是後則天親祠南郊及享明堂封嵩嶽元感皆受詔共諸儒撰定儀注凡所立議衆咸推服之轉四門博士仍直弘文館元感時雖年老猶能燭下看書通宵不寐長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尚書糾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稾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書閣詔令弘文崇賢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學士祝

欽明郭山惲李憲等皆專守先儒章句深譏元感掎摭舊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之屈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敬雅好異聞每為元感申理其義連表薦之尋下詔曰王元感質性溫敏博聞強記手不釋卷老而彌篤掎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為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魏知古嘗稱其所撰書曰信可謂五經之指南也中宗即位以春宮舊僚進加朝散大夫拜崇賢館學士尋卒

王紹宗揚州江都人也梁左民尚書銓曾孫也其先自琅邪徙焉紹宗少勤學徧覽經史尤工草隸家貧常傭力寫佛經以自給每月自支錢足即止雖高價盈倍亦即拒之寓居寺中以清淨自守垂三十年文明中徐敬業於揚州作亂聞其高行遣使徵之紹宗稱疾固辭又令唐之奇親詣所居逼之竟不起敬業大怒將殺之之奇曰紹宗人望殺之恐傷士衆之心由是獲免及賊平行軍大總管李孝逸以其狀聞則天驛召赴東都引入

禁中親加慰撫擢拜太子文學累轉秘書少監仍侍皇太子讀書紹宗性澹雅以儒素見稱當時朝廷之士咸敬慕之張易之兄弟亦加厚禮易之伏誅紹宗坐以交往見廢卒于鄉里

韋叔夏尚書左僕射安石兄也少而精通三禮其叔父太子詹事琨嘗謂曰汝能如是可以繼丞相業矣舉明經調露年累除太常博士後屬高宗崩山陵舊儀多廢缺叔夏與中書舍人賈大隱太常博士裴守貞等草創

撰定由是授春官員外郎則天將拜洛及享明堂皆别受制共當時大儒祝欽明郭山惲撰定儀注凡所立議衆咸推服之累遷成均司業久視元年特下制曰吉凶禮儀國家所重司禮博士未甚詳明成均司業韋叔夏太子率更令祝欽明等博涉禮經多所該練委以条掌冀弘典式自今司禮所修儀注並委叔夏等刋定訖然後進奏長安四年擢春官侍郎神龍初轉太常少卿充建立廟社使以功進銀青光禄大夫三年拜國子祭酒

累封沛國郡公卒時年七十餘撰五禮要記三十卷行
於代贈兗州都督修文館學士謚曰文子絪太常卿
祝欽明雍州始平人也少通五經兼涉衆史百家之說
舉明經長安元年累遷太子率更令兼崇文館學士中
宗在春宮欽明兼充侍讀二年遷太子少保中宗即位
以侍讀之故擢拜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三品加位銀
青光祿大夫歷刑部禮部二尚書兼修國史仍舊知政
事累封魯國公食實封三百戶尋以匿忌日為御史中

丞蕭至忠所劾貶授申州刺史久之入為國子祭酒景龍三年中宗將親祀南郊欽明與國子司業郭山惲二人奏言皇后亦合助祭遂建議曰謹按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大宗伯職曰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理其大禮若王有故不預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預則攝而薦豆籩徹又追師職掌王后之首服以待祭祀又内司服職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九嬪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據此諸文即

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故鄭玄注内司服云闕狄皇后助王祭羣小祀之服然則小祀尚助王祭中大推理可知闕狄之上猶有兩服第一褘衣第二揄狄第三闕狄此三狄皆助祭之服闕狄即助祭小祀即知揄狄助祭中祀褘衣助祭大祀鄭舉一隅故不委説唯祭宗廟周禮王有兩服先王衮冕先公鷩冕鄭玄因此以后助祭宗廟亦分兩服云褘衣助祭先王揄狄助祭先公不言助祭天地社稷自宜三隅而反且周禮正

文凡祭王后不預既不專言宗廟即知兼祀天地故云凡也又春秋外傳云禘郊之事天子親射其牲王后親舂其粢故世婦職但云詔王后之禮事不主言宗廟也若專主宗廟者則內宗外宗職皆言掌宗廟之祭祀此皆禮文分明不合疑惑舊說以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所以祀天於南郊祭地於北郊朝日於東門之外以昭事神訓人事君必躬親以禮文有故然後使攝此其義也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

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又哀公問於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又漢書郊祀志云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義也據此諸文即知皇后合助祭望請別修助祭儀注同進帝頗以為疑召禮官親問之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對曰皇后南郊助祭於禮不合但欽明所執是祭宗廟禮非祭天地禮

謹按魏晉宋及齊梁周隋等歷代史籍至於郊天祀地並無皇后助祭之事帝令宰相取兩家狀對定欽緒與唐紹及太常博士彭景直又奏議曰周禮凡言祭祀享三者皆祭之互名本無定義何以明之按周禮典瑞職云兩珪有邸以祀地則祭地亦稱祀也又司筵云設祀先王之昨席則祭宗廟亦稱祀也又內宗職云掌宗廟之祭祀此又非獨天稱祀地稱祭也又按禮記云惟聖為能享帝此即祀天帝亦言享也又按孝經云春秋祭

祀以時思之此即宗廟亦言祭祀也經典此文不可備
數據此則欽明所執天曰祀地曰祭廟曰享未得為定
明矣又周禮凡言大祭祀者祭天地宗廟之總名不獨
天地為大祭也何以明之按鬱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
受舉斝之卒爵尸與斝皆宗廟之事則宗廟亦稱大祭
祀又欽明狀引九嬪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據祭
天無祼亦無瑤爵此乃宗廟稱大祭祀之明文欽明所
執大祭祀即為祭天地未得為定明矣又周禮大宗伯

職云凡大祭祀王后有故不預則攝而薦豆籩徹欽明唯執此文以為王后有祭天地之禮欽緒等據此乃是王后薦宗廟之禮非祭天地之事何以明之按此文凡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帥執事而卜日宿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制大號理其大禮制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已上一凡直是王兼祭天地宗廟之事故通言大神大祇大鬼之祭也已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此一凡直是王后祭

廟之事故唯言大祭祀也若云王后助祭天地不應重起凡大祭祀之文也為嫌王后有祭天地之疑故重起後凡以別之耳王后祭廟自是大祭祀何故取上凡相王之禮以混下凡王后祭宗廟之文此是本經科段明白又按周禮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凡后之獻亦如之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而薦豆籩外宗無佐祭天地之禮但天地尚質宗廟尚文玉豆宗廟之器初非祭天所設請問欽明若王后助祭天地在周禮

使何人贊佐若宗伯攝后薦豆祭天又合何人贊佐並請明徵禮文即知攝薦是宗廟之禮明矣按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衮冕内司服掌王后祭服無王后祭天之服按三禮義宗明王后六服謂褘衣揺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褘衣從王祭先王則服之揺翟祭先公及饗諸侯則服之鞠衣以采桑則服之展衣以禮見王及見賔客則服之褖衣燕居服之王后無助祭於天地之服但自先王已下又三禮義

宗明二夫人之服云后不助祭天地五嶽故無助天地四望之服按此則王后無祭天之服明矣三禮義宗明王后五輅謂重翟猒翟安車翟車輦車也重翟者后從王祭先王先公所乘也猒翟者后從王饗諸侯所乘也安車者后宮中朝夕見於王所乘也翟車者后求桑所乘也輦車者后遊宴所乘也按此則王后無祭天之車明矣又禮記郊特牲義贊云祭天無裸鄭玄注云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圓丘之祭與宗廟不

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為二獻按此則祭圓丘大宗伯次王為獻非攝王后之事欽明等所執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薦豆籩更明攝王后宗廟之薦非攝天地之祀明矣欽明建議引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按此是王與后祭宗廟之禮非關祀天地之義按漢魏晉宋後魏齊梁周陳隋等歷代史籍輿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禮史不闕書並不見往代皇后助祭之事又高

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南郊祀天無皇后助祭處高宗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一月辛酉親有事于南郊又總章元年十二月丁卯親拜南郊亦並無皇后助祭處又按大唐禮亦無皇后南郊助祭之禮欽緒等忝禮官親承聖問竭盡聞見不敢依隨伏以主上稽古志遵舊典所議助祭實無明文時尚書左僕射韋巨源又希旨協同欽明之議上納其言竟以后為亞獻仍補大臣李嶠等女為齋娘以執籩豆及禮畢特詔齋娘有

夫壻者咸為改官景雲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欽明及
郭山惲曰欽明等本自腐儒素無操行崇班列爵實為
叨忝而涓塵莫効諂佞為能遂使曲臺之禮圜丘之制
百王故事一朝墜失所謂亂常改作希旨病君人之不
才遂至於此今聖明馭歷賢良入用惟茲小人猶在朝
列臣請並從黜放以肅周行於是左授欽明饒州刺史
後入為崇文館學士尋卒
郭山惲蒲州河東人少通三禮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

時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嘗令各効伎藝以為笑樂工部尚書張錫為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左衛將軍張洽舞黄麞左金吾衛將軍杜元琰誦婆羅門呪給事中李行言唱駕車西河中書舍人盧藏用効道士上章山惲獨奏曰臣無所解請誦古詩兩篇帝從之於是誦鹿鳴蟋蟀之詩奏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詞有好樂無荒之語頗涉規諷怒為忤旨遽止之翌日帝嘉山惲之意詔曰郭山惲業優經史識貯

古今八索九丘由來徧覽前言往行實所該詳昨者因
其豫遊式宴朝彦既乘驩洽咸使詠歌遂能志在匡時
潛申規諷謇謇之誠彌切諤諤之操逾明宜示褒揚美
玆鯁直賜時服一幅尋與祝欽明同獻皇后助祭郊祀
之議景雲中左授括州長史開元初復入為國子司業
卒于官
柳冲蒲州虞鄉人也隋饒州刺史莊曽孫也其先仕江
左世居襄陽陳亡還鄉里父楚賢大業末為河北縣長

時堯君素固守郡城以拒義師楚賢進說曰隋之將亡天下皆知唐公名應圖籙動以信義豪傑響應天所贊也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轉禍為福今其時也君素不從楚賢潛行歸國高祖甚悦拜侍御史貞觀中累轉光禄少卿使突厥存撫李思摩突厥贈馬百疋及方物悉拒而不受累轉交桂二州都督皆有能名卒於杭州刺史冲博學尤明世族名亞路敬淳天授初為司府主簿受詔往淮南安撫使還賜爵河東縣男景龍中累遷

為左散騎常侍修國史初貞觀中太宗命學者撰氏族志百卷以甄別士庶至是向百年而諸姓至有興替冲乃上表請改修氏族中宗命冲與左僕射魏元忠及史官張錫徐堅劉憲等八人依據氏族志重加修撰元忠等施功未半相繼而卒乃遷為外職至先天初冲始與侍中魏知古中書侍郎陸象先及徐堅劉子玄吳兢等撰成姓族系錄二百卷奏上冲後歴太子詹事太子賔客宋王傅昭文館學士以老疾致仕開元二年又敕冲

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糸錄奏上賜絹百疋五年卒
盧粲幽州范陽人後魏侍中陽烏五代孫祖彥卿撰後
魏紀二十卷行於時官至合肥令叔父行嘉亦有學涉
高宗時為雍王記室粲博覽經史弱冠舉進士景龍二
年累遷給事中時節愍太子初立韋庶人以非已所生
深加忌嫉勸中宗下敕令太子卻取衛府封物每年以
供服用粲駮奏曰皇太子處繼明之重當主鬯之尊歲
時服用自可百司供擬又據周官諸應用財器歲終則

會唯王及太子應用物並不會此則儲君之費咸與王同令與列國諸侯齊衡入封豈所謂憲章在昔垂法將來者也必謂青宮初啟服用所資自當廣支庫物不可長存藩封詔從之後安樂公主壻武崇訓為節愍太子所殺特追封為魯王令司農少卿趙履溫監護葬事履溫諷公主奏請依永泰公主故事為崇訓造陵詔從其請粲駮奏曰伏尋陵之稱謂本屬皇王及儲君等自皇家已來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承恩特

葬事越常塗不合引以為名春秋左氏傳云衛孫桓子
與齊戰衛新築大夫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以免衛
人賞之以邑于奚辭請曲懸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
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若以假
人與之政也政亡則國從之聖人知微知章不可不慎
魯王哀榮之典誠別承恩然國之名器豈可妄假又塋
兆之稱不應假永泰公主為名請比貞觀以來諸王舊
例足得豐厚手敕答曰安樂公主與永泰公主無異同

穴之義古今不殊魯王緣自特為陵制不煩固執㮣又奏曰臣聞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已下且魯王若欲論親等第則不親於雍王雍王之墓尚不稱陵魯王自不可因尚公主而加號且君之舉事則載於方册或稽之往典或考自前朝臣歷檢貞觀已來駙馬墓無得稱陵者且君人之禮服絕於傍期蓋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陛下以膝下之恩愛施及其夫贈賵之儀哀榮足備豈得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者哉又安樂公

主承兩儀之澤履福祿之基指南山以錫年仰北辰而永庇魯王之葬車服有章加等之儀備有常數塋兆之稱不應假永泰公主為名非所謂垂法將來作則羣辟者也帝竟依粲所奏公主大怒粲以忤旨出為陳州刺史累轉秘書少監開元初卒

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勤學嘗夢神人以斧鑿開其心以藥内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精義未幾而諸師友北面受業焉長安中駙馬都尉武攸暨重其經學奏

授其府定王文學神龍初轉太常博士中宗初即位建
立宗廟議者欲以凉武昭王為始祖以備七代之數知
章以為武昭遠世非王業所因特奏議以為不可當時
竟從知章之議俄拜陸渾令以公坫棄官時散騎常侍
解琬亦罷職歸田園與知章共居汝洛閒以修學為事
睿宗初即位中書令張説薦知章有古人之風足以坐
鎮雅俗拜禮部員外郎俄轉國子博士後秘書監馬懐
素奏引知章就秘書省與學者刊定經史知章雖居吏

職歸家則講授不輟尤明易及莊老玄言之學遠近咸來受業其有貧匱者知章盡其家財以衣食之性和厚喜愠不形於色未嘗言及家人產業其子嘗請併市樵米以備歲時之費知章曰如汝所言則下人何以取資吾幸食祿不宜奪其利也竟不從開元六年卒時年五十有餘所注孝經老子莊子韓子管子鬼谷子頗行於時門人孫季良等立碑於東都國子監之門外以頌其德

孫季良者河南偃師人也一名翌開元中為左拾遺集賢院直學士撰正聲詩集三卷行於代

徐岱字處仁蘇州嘉興人也家世以農為業岱好學六籍諸子悉所探究問無不通難莫能詘大歷中轉運使劉晏表薦之授校書郎浙西觀察使李栖筠厚遇之敕改所居為復禮鄉尋為朝廷推援改河南府偃師縣尉建中年禮儀使蔣鎮特薦為太常博士掌禮儀從幸奉天興元改膳部員外郎兼博士貞元初遷水部郎中充

皇太子及舒王已下侍讀尋改司封郎中擢拜給事中
加兼史館修撰並依舊侍讀承兩宮恩顧時無與比而
謹慎過甚未嘗洩禁中語亦不談人之短婚嫁甥姪之
孤遺者時人以此稱之然怯懦頗甚倉庫管鑰皆自執
掌獲譏於時卒時年五十上歎惜之賻以帛絹皇太子
又遺絹一百疋贈禮部尚書
蘇弁字元容京兆武功人曾叔祖良嗣天后朝宰相國
史有傳弁少有文學舉進士授秘書省正字轉奉天主

簿朱泚之亂德宗倉卒出幸縣令杜正元上府計事聞
大駕至官吏惶恐皆欲奔竄山谷弁諭之曰君上避狄
臣下當仗節死難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
皆潛遁帝命斬之以狥諸君知其事乎衆心乃安及車
駕至迎扈儲備無闕德宗嘉之就加試大理司直賊平
拜監察御史歷三院累轉倉部郎中仍判度支案裴延
齡卒德宗聞其才特開延英面賜金紫授度支郎中副
知度支事仍命立於正郎之首副知之號自弁始也承

延齡之後以寬簡代煩虐人甚稱之遷戶部侍郎依前判度支攺太子詹事弁初入朝班位失序殿中侍御史鄒儒立對仗彈之弁於金吾待罪數刻特釋放舊制太子詹事班次太常宗正卿已下貞元三年御史中丞竇叅敘定班移詹事在河南太原尹之下弁乃引舊班制立臺官詰之仍紿云自巳白宰相請依舊故為儒立彈之旋坐給長武城軍糧朽敗貶河州司戶參軍當德宗時朝臣受譴少蒙再錄至晚年尤甚唯弁與韓臯得起

為刺史授滁州轉杭州弁與兄冕衮皆以友弟儒學稱冕纉國朝政事撰會要四十卷行於時弁聚書至二萬卷皆手自刊校至今言蘇氏書次於集賢秘閣焉貞元二十一年卒于家衮自贊善大夫貶永州司戶叅軍敕蘇衮貶官本緣弟連坐矜其年暮加以疾患宜令所在勒廻任歸私第衮年且七十兩目無見已逾年以弁之故竟未停官及貶上聞之哀憫故許還家尋卒初冕既坐弁貶官或有人言冕才學上悔不早知業已貶出又

復還衰難於再追冤乃止

陸質吳郡人本名淳避憲宗名改之質有經學尤深於春秋少師事趙匡匡師啖助助匡皆為異儒頗傳其學由是知名陳少遊鎮揚州愛其才辟為從事後薦於朝拜左拾遺轉太常博士累遷左司郎中坐細故改國子博士歷信台二州刺史順宗即位質素與韋執誼善由是徵為給事中皇太子侍讀仍改賜名質時執誼得幸順宗寢疾與王叔文等竊弄權柄上在春宮執誼懼質

已用事故令質入侍而潛伺上意因用解及質發言上
果怒曰陛下令先生與寡人講義何得言他質惶懼而
出未幾病卒質著集注春秋二十卷類禮二十卷君臣
圖翼二十五卷並行於代貞元二十一年卒
馮伉本魏州元城人父玠後家于京兆少有經學大歷
初登五經秀才科授秘書郎建中四年又登博學三史
科三遷尚書膳部員外郎充睦王已下侍讀澤潞節度
使李抱貞卒為弔贈使抱貞男遺伉帛數百匹不納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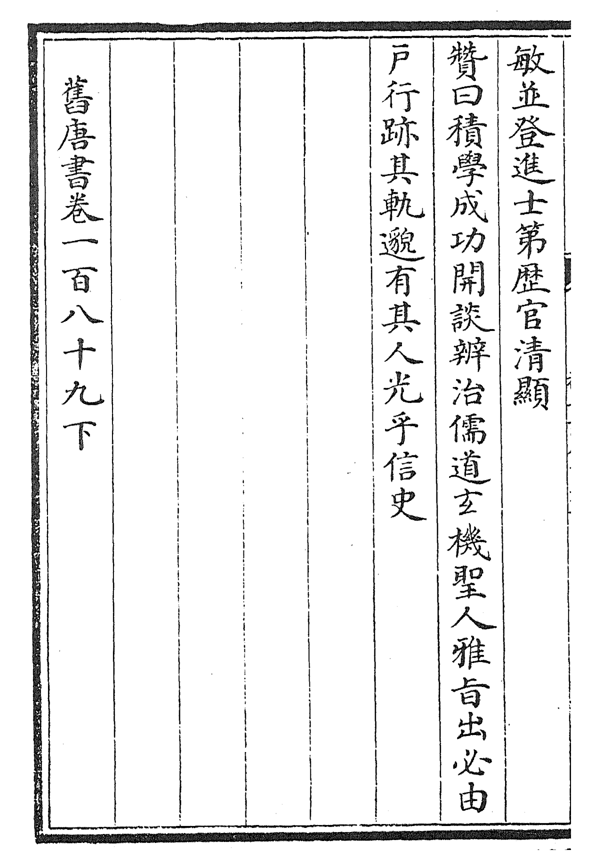
專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不受屬醴泉闕縣令宰臣進
人名帝意不可謂宰臣曰前使澤潞不受財帛者此人
必有清政可以授之遂改醴泉令縣中百姓多猾為著
諭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
卷俾其傳習在縣七年韋渠牟薦為給事中充皇太子
及諸王侍讀召見於別殿賜金紫著三傳異同三卷順
宗即位拜尚書兵部侍郎改國子祭酒為同州刺史入
拜左散騎常侍復領太學元和四年卒年六十六贈禮

部尚書子約進士擢第又登制科仕尚書郎

韋表微始舉進士登第累佐藩府元和十五年拜監察御史逾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遷左補闕庫部員外郎知制誥滿歲擢遷中書舍人俄拜户部侍郎職並如故時自長慶寶歷國家比有變故凡在翰林遷擢例無滿歲由是表微自監察六七年間秩正貳卿命服金紫承遇恩渥盛於一時卒年六十表微少時尅苦自立著九經師授譜一卷春秋三傳總例二十卷子蟾進士登第

咸通末為尚書左丞

許康佐父審康佐登進士第又登宏詞科以家貧母老求為知院官人或怪之笑而不答及母亡服除不就侯府之辟君子始知其不擇祿養親之志也故名益重遷侍御史轉職方員外郎累遷至駕部郎中充翰林侍講學士仍賜金紫歷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皆在内廷為戶部侍郎以疾解職除兵部侍郎轉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吏部尚書撰九鼎記四卷弟堯佐元佐堯佐子道



敏並登進士第歷官清顯

贊曰積學成功開談辨治儒道玄機聖人雅旨出必由戸行跡其軌邈有其人光乎信史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下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下考證

祝欽明傳天地合精夫婦判合○原本脫天地二字今據漢書增

后無祭天之事○臣酉按上下文不接疑有錯簡或是衍文

蘇弁傳或有人言衮才學○臣酉按上下文義衮當作冕新書亦云又有稱冕才者今改正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下考證

謹案卷一百八十八第三頁後五行見有六院唯

一飼条新書飼作庖與此異

第六頁前六行大理卿郎楚之刋本大理訛太裡

據郎餘令傳改

第十九頁後八行行至汜水刋本汜訛泥據新書

改

卷一百八十九上第五頁後八行其兄休矞書爲

事条新書其兄休作兄文林與此異

第八頁後一行講于承光殿刊本光訛先據新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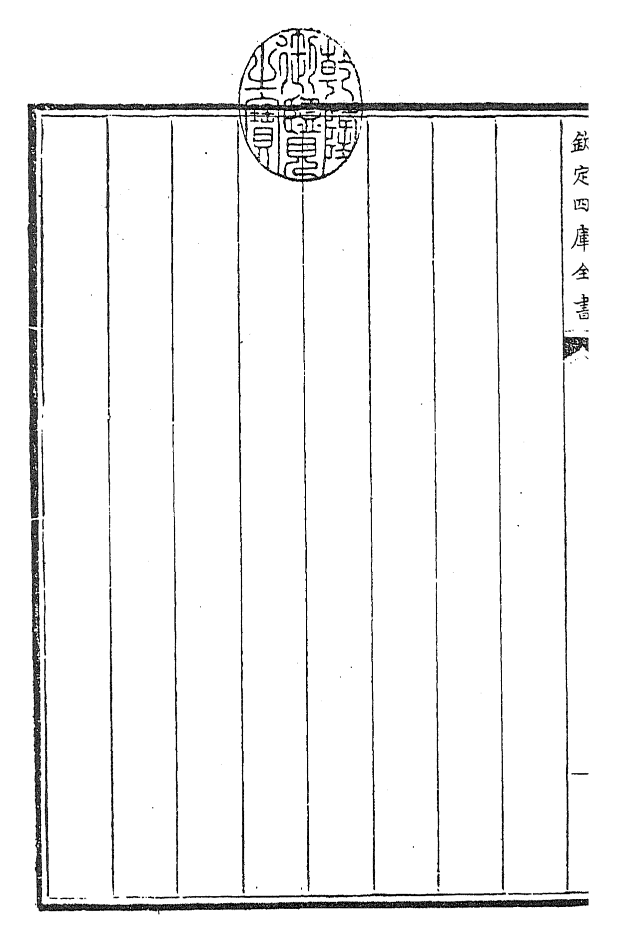
第十二頁後三行充使諭旨刊本旨訛可據新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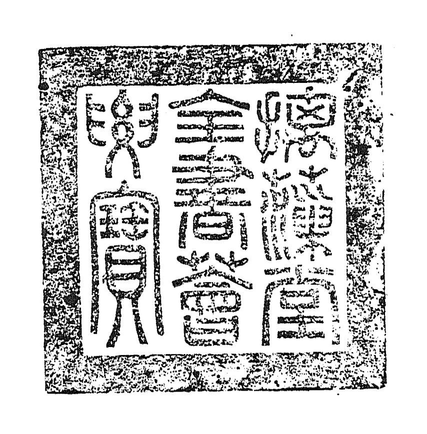
第十三頁前五行攵之慶案新書作攵文慶與此異

卷一百八十九下第十一頁前四行五行按鬱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刊本鬱訛

爵受訛授並據周禮改

第十九頁後三行武貽遠世刋本遠訛逮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蔣維壂